



故乡柿子红

□ 刘恩友

前几天,一位外省文友给我发来他家乡的柿子照片。见此,不由勾起了我的乡愁。我仿佛看到故乡山峦重叠间,那一棵棵静立着的柿子树,宛如一首写满故事的诗,将大山深处的小村晕染成了一幅斑斓的画卷。

屋后的那棵柿子树,至少有几十年了。在我小的时候,它就长得枝繁叶茂,好似一位强壮的守护者守护着老屋。当霜降过后,秋风刮过,那一个个红彤彤的柿子就都无遮无拦地从夏秋间浓密树叶的遮盖中露了出来,如同璀璨的红宝石,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那满树满村的柿子灿烂得像一颗颗小太阳,照亮了老屋的老瓦,照亮了我们年少的心。

红艳艳的柿子和晒干后脆甜的柿饼、柿片,是我们这些孩子眼中一种解馋的美味。而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这个时候,也更加欢快地飞来飞去,它们也在争先恐后地啄食那已经发红变软的柿子。

我最快乐的就是陪父亲夹柿子。父亲手拿长长的竹夹杆,腰系长长的绳

子,敏捷地爬上高高大大的柿子树,骑坐在一个稳当的枝杈上,然后他把绳子的一头放地上。绳子一落地,树下的我立马把用枝条编织的篮子绑在绳子上,等父亲收绳。接下来,树枝上的父亲将篮子固定在树枝上,开始用竹夹杆夹柿子。竹夹的杆头被削成V形,竹结处用细铁丝扎紧,只要对准挂着柿子的枝条慢慢推动竹夹杆,树枝条就被夹住了。随着父亲手中竹夹杆的轻轻转动,只听“吧嗒”一声,枝条便被拧断了,利落地摘下挂在枝条上的柿子,放进旁边的篮子里,一次柿子的采摘过程就此完成。如此反复,不一会儿硬邦邦红彤彤的柿子就装满篮子。这时候,父亲招呼我接柿子,一篮子柿子随着父亲手中慢慢放松的绳子缓缓而下。

就这样,地上堆放的柿子越来越多,树上的柿子越来越少。等树上的柿子仅剩几个时,父亲才把绑在树枝上的绳子解下来扔到地上,也让夹杆从树上滑下来。这时候,我抬头看见还有几个红艳艳的柿子挂在枝头,就喊道:“还没有夹完,还剩下好几个

呢!”父亲笑笑说:“这是给喜鹊那些鸟儿们留的,都夹完了,它们吃什么!”

夹下来的柿子是黄颜色的,这样的柿子拿回家后除削皮晒柿饼外,大部分柿子要放在瓦房顶上铺好的一层苞谷秆上面,经霜冻冰雪后柿子才会慢慢变软成熟。但也有个别在树上就已经成熟的,这种柿子红色透亮,一从树上夹下来就立马可以吃了。和父亲去夹柿子,我总是眼巴巴地盼着父亲夹到这样的柿子,那我可就有权有福了。有时候仰头瞅了半天,脖子都酸困了,就是夹不到一个这样的柿子。“看,夹到一个‘蛋柿’。”我们老家把早熟的软柿子叫“蛋柿”。突然间父亲在树上这么喊了一句,我登时喜出望外,只见一个红艳艳的软柿子在一串柿子中间,父亲小心翼翼地用竹夹杆将其连树枝夹下来,然后,让我轻轻地把这个“蛋柿”从其他硬柿子中摘下来。如果不小心掉下来,“蛋柿”就成了一摊红泥浆。

但也有例外,有时一整个下午也不会夹到一个“蛋柿”。看我失望,父亲就会安慰说:“不要急,晚上回去给

你暖柿子。”父亲所说的“暖柿子”就是晚上用铁锅烧半锅温水,在锅里放上核桃树叶,然后把黄色的硬柿子放进锅内,半夜起来加几次柴火,确保一夜水温始终保持在50摄氏度左右,如果温度过高,柿子就煮熟了,不能吃;如果温度过低,柿子去不了涩味,也吃不成。次日天明,咬一口铁锅里那些热乎乎却硬邦邦的黄柿子,嘎嘣甜。

在夹柿子的时候,我的任务不仅要帮父亲将篮子里的柿子倒在地上,还要在他夹柿子的过程中看牛。夹柿子那几天,父亲都在大树上不停地忙碌,树下的牛儿吃饱了就悠然地打着盹。有时候,我家的小猫也摇着尾巴来凑热闹,它在树下不停扑捉花草上飘飞的蝴蝶玩,玩累了也喵喵地大叫几声,催促我们回家,大概它肚子饿了。

记忆里的那些柿子,是伴着一缕一缕的炊烟变红的,袅袅炊烟掠过柿子树飘向远方,飘进大山深处。深秋季节,我们兄弟姐妹和邻居孩子总爱在柿子树下打闹、玩耍、捉迷藏,让鸡鸣狗叫的山村,充满着活蹦乱跳的气息。

金人捧露盘·初冬西狭颂

□ 张瑜

岭衔云,风拂面,颂流芳。灿而艳,赤色汪洋。层林尽染,墨崖曲栈映潭光。瀑布挂,鸟声幽,迴榭回廊。芦花荡,心花绽,山菊绚,水车忙。赏岩刻,书画昭彰。几来游历,瑤宫仙境梦无妨。峡深气暖,客流连,白鹭成双。

冬日泾河(外一首)

□ 石世明

大片蒿草的焦黄,与大片芦苇的枯白,都是次要的。泾河绘制的美图上,流淌的青蓝,或者结冰时棉花一样的洁白,才是她的主色调。此时,蒿草和芦苇完成了各自的一生。而河水不同,她担挑着两岸的村庄,她要到黄河去,她想去观大海。

陇中的冬月

洋芋烤熟了,气味早已飘散到院子里。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嘶”冒着热气。午饭好了,炕桌上摆着:一盘萝卜干,一盘酸白菜,一盘韭菜腌辣椒。像三朵花。就差一场大雪——黄土地上的万物,翘首期盼。比如冬麦,想念一床棉被,已经很久了;比如躲在草丛里的地蛟,等得苦;比如鸟雀……若是这些都安妥妥帖,陇中的冬月,就别无奢求了。

交河故城

□ 李浚

一些土还给了土,另一些土,或蹲,或站,或卧,如约而至的马嘶,跑过黄土大道瘦削的更夫,喊声沙哑,肩扛一弯冷月。驼夫、商贾、走卒、酒棍、客栈、打铁铺……八千里烟尘,十万里长风,在此歇脚。雅尔乃孜河,拿一溪流水擦拭,这一块锈蚀已久的青铜。

小镇的雪

□ 毛韶子

如白蝴蝶,在午后时分,小镇的雪,落得翩翩,从天而降,悄然入巷,没用落地就捉起迷藏,用满满的欢欣荡漾一座小镇。人们的眼中流淌惊喜,四山白茫茫是瞬间的叙述,每一片雪落在脸上,化作粒粒水珠,滋润心扉。小镇已铺开,脉脉祝福。

河西的独白

□ 桑宗仁

一匹白马,悠闲地啃食,骡木的倒影,正好凿成槽口,喂养河西上膘的冬天。落叶撑高了静寂,及寒冷的冬。无雪之节,白马驮着西行之太阳,踽踽独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山川无恙,长廓入梦,河西枕着金色的瓷碗唱歌。

雪舞盈天晴愈好

□ 周林

兰州的初雪似乎总有些羞羞答答。今年的第一场雪,开始一如往昔,漫不经心的。下午,车过雁东路时,突然,雪粒直愣愣地刺下来,仰望天空,密密匝匝的雪雾摇摆着、旋转着、翻滚着、相撞着,似乎要覆盖了周遭的高楼和路边的密树。行人蜷缩起来了,撑开的伞僵硬地晃动,似要飞脱而去。骑行者趴在车架上,斜低着头,用力蹬着。车流缓缓下来,把地上薄薄的雪粒卷起,抛作几团卷曲的雾浪。

在这一刻的狂野里,不觉愣怔。只是,这样的狂野,只持续了一会儿。

翌日,天气晴朗,晴朗得崭新而蓬

勃。那从十万高天上来的阳光,是直直扑来的,让所有路上、房上、树上、草上的雪粒都晶莹起来,在每一簇闪烁里,都包含着一道彩虹。

阳光将雪天里的风也抹了去,空气凝固着,即便站在轻易穿透衣物的冷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温暖、轻柔 and 细腻,如同一个孩子抚着脸颊说,我爱你。

这场雪,将小区门前的尚未凋零的国槐叶子,横扫了一地,在已消融和没有消融的雪里,这些经绿、淡赭、幼黄、新红和这诸色杂糅的叶子,织成了一张薄毯,虽凌乱,但奇幻。

这样的美,让人久久不能忘却。

节,满村杏香引得人垂涎欲滴。栽了杏树的人家,摘了杏子到市场,卖出了好价钱。于是,村里人陆续在房前屋后栽下了一棵棵杏树。

杏花村的人们,世代以耕田务农为生,近些年因为旅游热的兴起,村子里沿街的摊子上,人们卖起了蒸粉、瓢蛋、酿皮子、凉粉、煎饼等特色美食,还有手工晾晒的黑醋、烧壳子、粉皮子等土特产。美食美景,让杏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胡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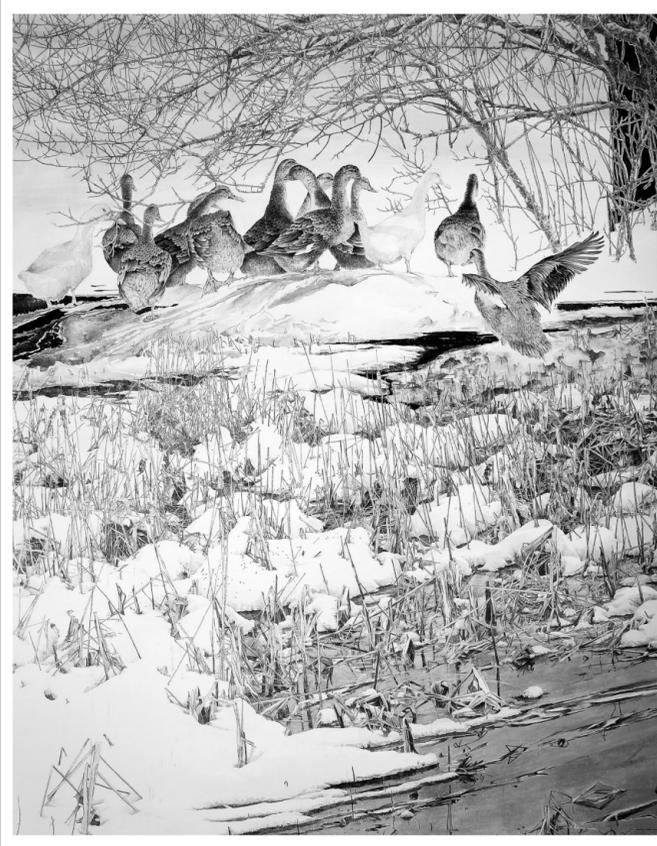
金塔秋天的美,是独属于胡杨林的。在金塔县城西北,有一片辽阔的胡杨林。每到深秋,胡杨树树叶由绿转黄,让一棵棵胡杨树换上了耀眼的“金装”,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油画般的旖旎风光,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不远千里来此“打卡”。与天然野生胡杨林不同,这里的胡杨都是人工栽植的,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已然长成参天大树。

一汪碧水映蓝天,万顷黄叶醉游人。走进秋日胡杨林,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爱美的女士,纷纷穿起色彩鲜艳的服装,走进万树金黄的胡杨林,留下美丽动人的瞬间。而喜欢摄影的朋友,更是把这里当作创作园地,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捕捉最美瞬间,定格醉人画面。如今,这里已成为金塔旅游的“金”字招牌。但许多人只记住了胡杨的美,却不知道这些树木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成长史,才成就了这道亮丽的风景。

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黄沙漫漫的不毛之地,风起时沙尘飞扬,遮天蔽日。为了建设美丽家园,勤劳勇敢的金塔人扛起铁锹,推起架子车,投身治沙造林,在风沙口上种下了一棵棵树苗。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黄沙地带,挺起了一望无际的胡杨林。一位老林业工人回忆,工人们白天把树苗种下去,晚上就刮起了沙尘暴,一夜西北风呼啸。次日清晨,风小了,人们来到林地,眼前一片狼藉,大部分树苗被沙子埋了,有的被连根拔起。工人们没有退却,挖坑,栽苗,重复着前一天的工作。栽好树苗,再用架子车拉水浇灌。这样年复一年,小树苗长成了大树,小树林蔓延成了森林。

数十年来,一代代金塔人用不屈不挠的刚毅品格,书写着动人的绿色发展篇章。如今,治沙仍在继续,绿色不断延伸。



百花

第 3288 期

寒塘幽禽

〔中国画〕

徐进作

萱麻口袋

□ 蔡永平

我的家乡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雪域高原,那儿草木茂盛,生机蓬勃。山梁上、山坡上、山谷里长满了高大苍郁的松柏,郁郁葱葱的草儿,在这些草木中有一种特立独行的草——萱麻。

萱麻学名荨麻,它生长在偏僻的山谷里,土坎下、沟渠旁,茎株直立,高约一米,淡绿色,叶片呈心形,边缘有锯齿,开黄色小花。茎和叶片上密被细刺毛,人不小心触碰,刺毛扎入皮肤,如蜜蜂蜇了般,立即红肿灼痛。

但在家乡的餐桌上,萱麻是一道美味山珍。阳光明媚的初夏,戴了学的我和二哥,背上背篓,戴上手套,拿着剪刀奔向山谷,我们去剪萱麻。剪萱麻是个技术活,我们佝偻身子站在萱麻旁边,伸长胳膊从萱麻侧面进入,从下往上小心翼翼剪起,剪下的叶片要顺着刺毛拎起,丢进背篓里。我们万分小心却依然被蜇伤。当暮色从谷底弥漫开来时,我们浑身汗水湿透,抬着萱麻冒尖

的背篓,哼唱着歌儿回家。

剪回来的萱麻,放一夜变蔫了,

萱麻驯服了,不再蜇人。母亲挑拣嫩叶,用热水洗干净,一部分嫩叶用开水焯,一部分放在烈日下晒干,揉成碎末,储存在罐瓶中待用。

萱麻的吃法很多。母亲将开水焯过的嫩萱麻晾凉,沥干水,用滚油炆入葱花、蒜泥、红辣椒,再放入盐、醋搅拌均匀,清香扑鼻的凉拌萱麻菜就上了桌,那像草香又像药香的独特味道从舌尖荡漾开去,香透了每个毛孔。萱麻还能和鸡蛋炒菜,黄绿相配,色香味俱全。

而最具特色的还要数萱麻口袋。萱麻口袋的做法繁复。先要烙萱麻饼。母亲取出罐头瓶,倒出萱麻碎末,掺在面中,用滚烫的开水和面,面团反复揉,再切成一个个小面团,擀成一张张薄饼,将薄饼放在平底铁锅中,然后将菜籽油沿锅边缓缓倒入锅底,油受热后附着在饼上,从下往上小心翼翼煎起,再翻过来烙另一面。在“哧啦啦”声中,母亲手下娴熟,一张张金黄的萱麻油饼摆起来了。

然后要做萱麻拌汤。母亲将新鲜的萱麻嫩叶切碎,也可用晒干的萱麻碎末,下到开水锅中,加入花

到了傍晚,长辈们从地里收工回家吃饭,他们总是提把小木凳坐在月光下,边削柿子皮边闲聊。东家长西家短的趣事就传进了我们这些孩子的耳鼓里,如同听生动有趣的故事。削过皮的柿子一串串挂在屋檐下,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如同流淌的红色瀑布。母亲最喜欢在家门旁边的树下忙家务,要么就是缝补织纳,要么就是端着一盆子土豆或红薯轻轻刮皮。记忆中,她总是坐在小凳子上,安静而忙碌,像夜空中的星星,闪亮在孩子们的心中。

前不久,我像一只去远方觅食归来的鸟儿,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那几天我把老屋斑驳陆离的旧土墙粉刷一新,还在老屋的柿子树旁建了小小的彩钢房。再返回故乡后,我随时做着归巢的梦。不管什么季节,那幅树上挂满红柿子的画面,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像一棵风雪中的小红灯笼,照亮我人生的路途。

曾经,我们为了那一颗颗甜蜜的柿子而欢呼雀跃,如今它们或成为鸟雀独享的美食,或是熟透后随风坠入土里,成为一种养分,又长进了树里。

站在柿子树下,我仿佛看到了儿时自己和伙伴们在树下欢快地奔跑、嬉戏。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些温暖的亲情与友情,都如同这树上的柿子,甜蜜而又珍贵。柿子树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它依然屹立在那里,守望着这片土地,守望着我们的家园。我深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历经多少风雨,故乡和那一株株柿子树都会留存在我心底,并且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慰藉与力量。